



盘古开天辟地

传说盘古没有爹，也没有娘。他是从一个混混沌沌的大鸡蛋里生出来的。

盘古在这个大鸡蛋里孕育成人以后，睡了一万八千年，才醒了过来。盘古心里憋闷得慌，浑身像被绳子绑着一样不好受。他想活动筋骨，胳膊一伸，腿脚一蹬，“喀嚓”一声，大鸡蛋就被蹬碎啦。

盘古睁开眼睛一看，上下左右，黑乎乎的一团，四面八方没有一点儿亮光，啥也看不见。盘古一急，抡起拳头就砸，抬起脚就踢。

盘古的胳膊脚又粗又大，像铁打的一样。他这一踢一打不要紧，凝聚了一万八千年的混沌黑暗，都给踢打得稀里哗啦乱动。三晃荡，两晃荡，紧紧缠住盘古的混沌黑暗，轻的东西就慢慢地飘动起来，变成了蓝天；重的慢慢下降，变成了大地。天和地裂开了一条缝。

天地一分开，盘古觉得舒坦多了。他长长地透了口气，就一骨碌坐了起来。可是缝太小啦，天在上边压着他的头，地在下边挤着他的屁股，站不起来。

盘古怕天地再合起来，就手撑天，脚蹬地，猛一使劲儿，又把天撑开了一截。盘古站直了，身子一天长一丈，天地也一天离开一丈。又过了一万八千年，盘古长成了一个高九万里的巨人，天地也被他撑开了九万里。这就是人们说的“九重天”的来历。

盘古开天辟地，耗尽了心血，流尽了汗水，不久就累死啦。盘古心眼儿好，临死前心里还想着：光有蓝天、大地不行，还得在天地间造个日月山川、人类万物。可是他已经累倒了，再不能亲手造这些了。最后，他说了一句：“把我的身体留给世间吧。”就死啦。

说也奇怪，盘古死后，他的左眼真的变成了又圆又大又明亮的太阳，高挂天上，日日给大地送暖；右眼变成了明光光的月亮，夜夜给大地照明。他睁眼时，月儿是圆的；眨眼时，成了月牙儿。

他的头发、胡子，变成了密密麻麻的星星，撒满蓝天，伴着月亮走，跟着月亮行。

他嘴里呼出来的气，变成了春风、云雾，使得万物生长。他的声音，变成雷霆闪电。他身上的肉，变成了土地，筋脉变成了道路。他的手足四肢，变成了高山峻岭，骨头牙齿变成埋藏在地下的金银铜铁、玉石宝藏。他的血液，变成滚滚的江河，汗水变成了雨露。他的汗毛，变成花草树木。他的精灵，变成

人畜鸟兽鱼虫。

从此，天上有了日月星辰，地上有了山川树木，人畜鸟兽。人们管理着万物，天地间从此有了世界。

日 月 出 山

盘古用神力开天辟地之后，一个月生山，两个月有河，三个月出草，四个月长树，接着虫、鱼、禽、兽相继出现，到九个月，地上就有了人。不过世界上还是朦朦胧胧的。

盘古是个巨人，躺下来枕山卧海，站起来顶天立地。他抬头看到东方有一线亮光，就顺着亮光走去，来到名叫扶桑的地方，看到两个姑娘，她们是孪生姐妹。阿姐名叫月亮，妹子名叫太阳。阿姐生得文静典雅，端庄大方；妹子生得天真活泼，热情奔放。她们用自己身上的光，把住的地方照得通亮通亮。盘古一见非常高兴，就请月亮和太阳到天上去照亮整个世界。姐妹俩都很乐意，答应永远用自己身上的光照亮世界，为众生和万物造福。盘古说：“为了使世界光明常在，你姐妹俩也要有歇息时间，就轮流出去吧。”日月姐妹同意了。

第二天，就是第十个月初一的早晨，月亮对太阳说：“我是姐姐，我先出山，妹妹等晚上再出去吧！”太阳说：“晚上黑咕隆咚的，我害怕，让我白天去。”月亮说：“那也好，你先走，我晚上去。”

就这样，太阳要出门啦！可是她刚跨出一步，见地上的人都望着她，她羞得满面通红，缩了回来。月亮说：“好妹妹，不要怕，我这里有一把金针，你拿着，谁敢看你，你就扎谁的眼睛。”姐妹俩约定好来年十月初一再聚会。太阳接过金针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拼命向人间扎去，金光耀眼，人们不敢看她。

月亮呢，她不用金针，身上柔和的光也不刺人，她大大方方地让人们看她美丽的容颜。

从此，太阳和月亮一个在白天，一个在晚上，各自用自己的光华照亮世界。只有到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这一天早上，月亮和太阳才聚会。月亮送太阳出山时，依依不舍地走了好一段路才回去。

太阳和月亮（布依族）

很久很久以前，天上没有太阳，也没有月亮，一年四季黑麻麻的。阿公看不见犁田，阿妈看不见栽秧，阿嫂看不见纺纱织布，姑娘看不见纳鞋底。牛崽看不见吃草，麻雀看不见吃虫虫，大家都很生气。

那时候，天上玉皇大帝有两个发光的大圆宝，一个是红色，发热光；一个是白色，发冷光。每当玉皇大帝心里高兴的时候，就把红圆宝一滚，凡间就有热亮光，成了白天；滚白圆宝时，凡间就有冷亮光，成了夜晚。可恨玉皇大帝只知道吃喝玩乐，今天到广寒宫里去听瑶琴，明天到王母娘娘那里去赴蟠桃会，后天又和雷神下棋，大后天和黑煞星撵山打猎……根本不管凡间的苦难，很少滚两个圆宝。

天上的虎威神将对玉皇大帝老是吃喝玩乐，实在看不惯，就对他奏道：“玉皇啊，你发发善心把两个大圆宝轮着滚出去，用它们的光芒解脱凡间黑暗的痛苦吧。”

玉皇大帝正在玩乐，听了虎威神将的话顿时火冒三丈，他大声吼道：“是我管我，还是我管你？胆敢在我面前多嘴！”

玉皇大帝骂完，火气还不散，他又命护卫用酸草根煨水煮两个圆宝。圆宝经这一煮就不发光了。接着玉皇大帝又命令两个贴身的护卫说：“你们把虎威神将和两个已经无用的圆宝，押到凡间红水河边卧龙山顶上去，用镇龙岩压起来！”从此，好心的虎威神将就永远被压在了镇龙岩下，一直压了九万年。

凡间还是过着黑麻麻的日子。有一对年轻的恩爱夫妻，男的叫当万（太阳），女的叫蓉莲（月亮），对这种黑麻麻的日子实在不耐烦了，就对大家说：“等我们问问玉皇大帝，天地间为哪样这么黑麻麻的？”说完，夫妻俩就冲着天上大声喊起来：“玉皇大帝呀，你管的天上和人间为哪样这么黑麻麻的呀？”

当万和蓉莲问呀问呀，不知问了多少时候，一直问得声音哑了，天上毫无动静。他们歇了歇气，又对大家说：“天地离得远，玉皇大帝听不到，等我们爬到卧龙山顶上去问，那里离天近，玉皇大帝能听得到。”说完，夫妻俩就走了。

他们爬呀爬呀，不知爬了多少时间，脚板被石块划破，手也被倒钩刺抓破，好不容易才爬上了卧龙山顶。他们一心想请玉皇大帝设法造出光明来照亮人间，

好让大家得到幸福。因此，一爬到山顶上，不顾手脚疼痛，也顾不得歇气，同声直朝天上喊道：“玉皇大帝呀，你管的天上和凡间为哪样这么黑麻麻的呀？”

当万和蓉莲问呀问呀，不知问了多少时候，一直问得声音哑了，天上还是没有一点儿动静。他俩实在太疲劳了，就昏昏沉沉地睡在山顶上。

睡梦中，见一个天神按着宝剑，慢慢走来对他们说：“我是天上的虎威神将。你们不用问玉皇大帝了，问了也没用，他是个昏君，只晓得自己的享乐，不管凡间的死活。”说着，他按了按剑，又把玉皇大帝的两个圆宝和自己被压在镇龙岩下的情况，原原本本地向当万和蓉莲说了一遍。最后又说：“你们若真心想为凡间寻找光明，就把你们每人的一只眼睛剜出来，男的剜左眼，女的剜右眼，然后再把你们每人的一只手腕割开，也是男左女右，用你们的鲜血把你们的眼珠泡红以后，再拿着它连哈三口气，就向镇龙岩砸去。这样镇龙岩就会裂开，我可以出来了。等你们把我救出来以后，我再和你们讲寻找光明的办法。”

当万和蓉莲醒来，同时把自己梦见的事儿说出来，两人都感到很奇怪，半信半疑。蓉莲问：“当万呀，你看咋个办？”

当万说：“就照虎威神将说的做吧。”

蓉莲说：“剜眼珠很痛啊，就怕剜了也找不到光明呢？”

当万听了，犹豫了一阵，最后还是下了决心，说：“不管痛不痛，只要能凡间找到光明，莫说剜眼珠，就是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！”

蓉莲听了也说：“只要能凡间找到光明，就是割我心肝也情愿！我们就快点办吧。”

就这样夫妻两个忍着剧痛，当万剜下自己的左眼珠，蓉莲剜下自己的右眼珠。接着又各自咬破自己的手腕，用鲜血把眼珠泡红后，哈了三口气，就向镇龙岩砸去。

嘿！真是灵验。血泡的红眼珠一砸去，镇龙岩就“轰隆”一声炸开了，里面走出一个金盔金甲挂宝剑的天将。天将走上前来向他们拱拱手说：“多谢你们夫妻二人救了我！”

当万和蓉莲看见这个天将就是梦里见到的那个虎威神将，说不出的欢喜。齐声说：“不必多谢啰，请虎威神将快把为凡间寻找光明的办法讲给我们听吧。”

虎威神将笑脸一下收敛了，从荷包里摸出两个圆宝来呆呆地看着，不忍心往下说。当万和蓉莲看到虎威神将为难的样子，心里很急，又齐声说：“有啥办法，你只管说。只要能凡间找到光明，就是粉身碎骨我们也是心甘情愿

的。你快说吧。”

他们夫妻三番五次地催促着，可是虎威神将却一直不忍心说出口。但当万夫妻还是苦苦恳求着。虎威神将见他们为凡间寻找光明的心确实迫切，又不怕粉身碎骨，最后，只好举起手里的两个圆宝说：“这个红的，本来会发热光，这个白的，本来会发冷光，可恨玉皇大帝心毒，用酸草根煨水把它们煮过，不能发光了。若要它们再重新发光，除非有人敢把它们吞下肚去。吞下后，人体就会马上烧化，和圆宝一道飞到天上的天上去，这样，不仅凡间能得到光明，就是天上也能得到光明，玉皇大帝也管不着这两个圆宝了。唉！我怎么能忍心让你们夫妻吞这两个圆宝呢？”

当万听了，问蓉莲道：“蓉莲啊！你看咋个办？”

蓉莲毫不迟疑地说：“我们已经讲过，只要能为凡间找到光明，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。”

当万听着蓉莲的话十分激动，不等蓉莲说完，一把从虎威神将左手里拿过红圆宝就往嘴里送。嘿！真灵验，红圆宝一下肚，当万的身子就烧起来，接着，一个红红的圆宝闪着热光，“呼呼呼”地飞到天上的天上去。

蓉莲见了，也不怠慢，急忙从虎威神将右手里拿过白圆宝丢进嘴里，吞下肚去，接着她的身子也烧了起来，化成一个白圆宝，闪着冷光，“呼呼呼”地飞到天上的天上去。

当万和蓉莲化身飞走以后，虎威神将按着宝剑，驾着一朵火红火红的云彩，飞回天宫去了。

从此以后，天上的天上有了当万和蓉莲，天上也亮了，凡间也有了光明。人们就把发热光的大红圆宝叫做当万，把发冷光的大白圆宝叫做蓉莲。凡间有了光明，阿公见亮犁田，阿妈见亮栽秧，阿嫂见亮纺纱织布，姑娘见亮纳鞋底。牛崽见亮吃草，麻雀见亮吃虫虫。大家都很高兴。从那以后，几十万年过去了，一代传一代，老人们常讲：“当万和蓉莲夫妻两个，用眼珠，用鲜血，用生命，为凡间和天上换来了光明，我们要永远永远记住他们呀！”

太阳、月亮和星星（壮族）

相传太阳、月亮和星星是一家人。太阳是父亲，月亮是母亲，星星是孩子。

太阳很残忍，每天清早起来，总要吃掉许多生命。它吃掉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的孩子——星星。

被太阳吃掉的星星流出很多很多的鲜血。每天清早，我们看到天边红彤彤

的朝霞，那就是被太阳吃掉的星星流出来的鲜血！这时，没有被太阳吃掉的星星，就都赶忙躲起来了。所以，当太阳起来了以后，我们就看不到天上有一颗星星了。

尽管太阳每天都要吃掉许许多多的星星，但是星星总是吃不完的。你看，每天晚上，还是有那么多的星星在闪烁呢。这是因为月亮每个月有十多天生孩子（星星）。我们看到月亮浑圆浑圆时，就是它怀孕的时期；我们看到月亮扁扁弯弯时，就是它生完了孩子啦。

月亮是个很慈祥的妈妈，在明朗的晚上，它总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天空里漫游。所以，每当明媚的夜晚，我们就看见月亮周围有满天星斗，它们在月亮身边欢欢乐乐地游玩，调皮地闪动着蓝色的眼睛。

星星在晚上虽然很欢乐，跟着妈妈，绕在妈妈身旁游玩。可是，它们一想到白天就要被太阳吃掉，就忍不住悲哀起来，有时想一阵，哭一阵，洒下许许多多伤心的泪水。每天早晨，我们看到树叶上和草地上，有一颗颗亮晶晶的露珠，那就是星星掉下的眼泪呀！

冰天鹅冰蚂蚁造天地（傫傫族）

很古的时候，没得天没得地，只有风在吹，结凌冰的时间很长，天气很冷。不晓得过了多久，半空中慢慢聚成一根很长很长的冰葫芦藤，藤子上隔好远好远才结一个冰葫芦，总共结了五个，有四种样子：头个是细腰杆葫芦，长得最大；葫芦里，上一层住着一对天鹅，下一层住着一对蚂蚁。第二个是圆葫芦，里头装的是一个太阳。第三个还是圆葫芦，里头装的是一个月亮。第四个是长葫芦，里头长有一棵松树。第五个是椭圆形的长葫芦，里头住的是俄沙扒莫（造天地的神）。

冰葫芦越长越大。有一次，吹过一阵大风，细腰杆葫芦爆开了，从上层飞出一对很大的天鹅，从下层爬出一对很大的蚂蚁。它们出世以后，亲亲热热地钻拢来商量，天鹅问蚂蚁：“你们朝上走还是朝下走？”蚂蚁说：“你住上层葫芦，我住下层葫芦，还是你走上，我走下吧。”天鹅说：“要得，那我去上头造蓝园（蓝天），你在下头造绿园（绿地）。”它们说定了，各走各的。

天鹅的翅膀很长、很宽，往上飞遮住很多很多的风，它身上又白又细的毛被风吹掉了一些，变成一朵朵白云；它用自己的口水，把蓝羽毛粘连成蓝色的天。天鹅的子孙传得少，没得啥子帮手，蓝园造得很慢，随它咋个忙，也赶不上蚂蚁造的绿园宽。

有一次，天鹅飞到绿园来，跟蚂蚁说：“你们累了有歇处，我累了没得歇处，一天到黑都在飞，今天才来歇一口气。”蚂蚁说：“绿园倒是造起了，就是光秃秃的很难看。把你的长毛给我们一点儿，做个绿景来看看。”天鹅一看，真的不好看，就给了蚂蚁四根很长的毛。蚂蚁把长毛拿去，东一根，西一根，南一根，北一根，插在四方。又搬来很多碎冰片，一块一块地绑在上头。蚂蚁的子孙传得快，大伙都能干，绿园造得比蓝园大得多。

天鹅第二次飞来歇气时，看了看地势，有些担心，对蚂蚁说：“绿园造得又大又平，雨天冰雨落下来，水流不走，会淹死你们的。我们造的蓝园小些，跟绿园合不起，是不是把绿园收小点？”蚂蚁觉得这话对，大声一喊，小蚂蚁密密麻麻地爬满绿园，使劲儿地拉。东一拉，西拉，绿园拉皱起来，有了山，有了沟，有了梁子，还有平原。天鹅飞来一看：绿园收的跟蓝园合得起了，很喜欢，说：“阿喂——！做得好，做得好，帮了我的大忙！”蚂蚁说：“你们送长毛给我们做绿景，绿园才变得好看一点儿。你们喜欢绿园，就多下来耍吧。”

蓝天、绿地造出来了，蚂蚁的大事做完了。天鹅飞去飞来，看见到处还是黑黢黢的，很不方便，又扇着大翅膀，飞呀飞，飞去寻找第一个圆葫芦。它们用翅膀撞破壳壳，葫芦里滚出个圆圆的太阳来了。太阳一照，这方亮了，但那方还是黑的。天鹅又飞呀飞，飞到黑的那方去，找到第二个圆葫芦，用翅膀一扇，葫芦破了，里头滚出一个月亮，包在月亮外面的冰片碰碎了，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星星。天鹅想：天上有了太阳、月亮和星星，地上还是冰绑起来的一样，再想点办法去变一下。它又飞呀飞，飞到长葫芦侧边，用翅膀撞破壳壳，里面现出一棵松树，就把松树衔到地上去栽起。松树越长越大，树子上结起了各种各样的树种和粮食种子。这些种子在大树上结呀结，不晓得结了多长时间才成熟了。天鹅又飞去用翅膀扇了几扇，各种各样的种子飞到四面八方去撒在地上。不多久，地上长出了各种各样的树和庄稼，到处是绿油油的，变成真正的绿园了。

天鹅又想：天、地、太阳、月亮、星星、树、庄稼都有了，再找哪个来把天地分开又统管起才好？它们又飞呀飞，飞到最后一个椭圆形的长葫芦侧边，用大翅膀一扇，葫芦破开，滚出一个很大很大的人。天鹅对他说：“我给你取一个名字，叫俄沙扒莫。你去分开天地，管好蓝园和绿园。”俄沙扒莫很喜欢，说：“要得，要得。”他站在空中，伸开大手说：“都听我说，从今天起，我手底下的绿园为大地，手上面的蓝园为蓝天。空中没有冰星的叫太阳，有冰星的叫月亮，太阳白天出来，月亮晚上出来。”

从此以后，天和地分开了，太阳就白天出，月亮就晚上出。

天和地的来历

很久以前，世上没有光亮，到处一片昏暗，生灵万物都在昏昏暗暗的日子里摸着生活。那时，人类想不出办法来改变这个状况，饿的饿死，病的病死，后来剩下的人已经没有什么了。在这些剩下的人当中，有一对夫妻，他们力气很大，也很勇敢，大家都很尊敬他们，叫他们勇力神。有一天，几位快要饿死的老人，对他们说：“尊敬的勇力神啊，我们听老人说，有一个低洼的地方，能看到一丝光亮。那个有光亮的地方，说不定能救大家的命。不过听说那地方很远很远，路也很难走。”勇力神夫妇听了几位老人的话，就照他们所说的方向去找有一丝光亮的地方。

他们走了很久很久，有时爬山，有时过河，战胜了很多困难和危险，终于找到了那个有一丝光亮的地方。他们非常高兴，赶忙跑过去看，那一丝光亮是从一个洞底下射出来的。他们趴下来，钻进洞里使劲儿用背去顶洞壁，最后站了起来。接着他们又各人顶一方，使尽全身力气，用双手托着继续往上顶。可是，他们谁也不能松手，因为一松手四周又要合拢来。他们为了拯救还没有死的人，就这样继续顶着，顶着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那女勇力神口中流出一股鲜血，鲜血染红了一大片地方。她血流完了，死了。但是她的身子没有倒下去，仍然伸着双手死死顶着。女勇力神死后不久，那男勇力神也口吐鲜血而死。他也没有倒下去，仍然用双手死死地顶着。

世上有了光亮，人类得救了。他们把勇力神夫妇用手托上去的那地方称为天，踩着的地方称为地。现在，早上太阳出来，晚上又落下去的时候，天上地下都有一片红光，据说那就是被勇力神夫妇的鲜血染红的。

力戛分天地(布依族)

很古老很古老的时候，天和地只相隔三尺三寸三分远。春碓的时候，碓脑壳碰着天；挖地的时候，一举锄头也碰着天；挑水的扁担，只能横着放，不能立着拿，不然也要碰着天；人们去做活路，成天弓着身子，腰杆都不能伸一下。天地离得这么近，做什么都不方便，大家就很苦恼。

那时有个后生，名叫力戛，长得浓眉大眼，腰粗臂圆，身長九尺九寸九分，力气很大，九十九条犀牛都比不上他。力戛和大家一样，成天都弓着身子做活路，弄得腰酸脚痛不算，脊背还被天擦破了皮。他见大家都很苦恼，自己也忍

不住发了火，就挽衣撸袖地对大家说：“你们都离开点，让我把天撑高一些。”

力戛说完，用力把天撑了一下，可惜没有把天撑高，天和地只被他顶撞得晃荡了几下。他又对大家说：“我一个人的力气还是不行，你们都准备好锄头和扁担，等我把力气养足以后再撑天。那时，你们都来帮帮忙。”

力戛说完，就去吃了三石三斗三升糯米饭，喝了三缸三壶三碗糯米酒，第四天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周身筋骨绷得“格格”响。随后，他就叫大家来帮助一齐撑天。

大家集拢来了，都用锄头扁担抵住天。力戛鼓了鼓气，喊了声“一——二——三！”众人“嗨唷”一声，一齐用力往上撑，就把天撑高三丈多。这时，力戛又对大家说：“天才这么高还不行，让我再鼓鼓劲儿，换口气把它再撑高一点儿。”

力戛说完就狠狠地吸了一口气，榕树叶子、木棉树叶子、茶花、夹竹桃，都被他吸进肚子里去了。他眼睛鼓得像海碗大，浑身筋骨鼓得像楠竹那么粗。他使尽平生的力气，两手撑住天，“起”的一声往上撑，天就被他撑得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丈高，地就被他蹬得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丈深。

天虽然撑高了，可是挂不稳，只要一松手，又会塌下来。怎么办呢？力戛想了想，就左手撑住天，右手拔下自己的牙齿当钉钉，这才牢牢实实地把天钉稳。后来，力戛钉天的牙齿，就变成了满天星星。拔牙齿流的血，就变成了彩虹。

力戛在天上不辞劳苦，一直做着钉天的活路。他累了，喘的气，就变成了风，淌的汗，就变成了雨。他不小心，头上的花格帕掉了，就变成了银河。他眨眨眼睛，就变成了闪电。他咳嗽一声，就变成了雷响。他热了，把白汗衫脱下来，就变成了云朵。

天钉稳了，可惜没太阳和月亮。世间没有光明，庄稼不能生长。怎么办呢？力戛想了想，毫不怠慢，右手挖下自己的右眼，挂在天边，就变成了太阳。左手挖下自己的左眼，挂在天的西边，就变成了月亮。

力戛在天上，一直忙了九九八十一天，什么都安排好了，才“冬”的一声跳了下来。他落到地上时，整个大地像船在水上一样，被震得晃晃荡荡的。他落的地点是东方，东方的地势就倾斜了九尺九寸九分，从这以后，水就一直朝东方流淌。

可惜的是，力戛在天上时饿了九九八十一天，牙齿没有了，血也流尽了，落到地上时又跌得太重，不久，他就死去了。

力戛死了以后，大肠变成了红水河，小肠变成了花江河，心子变成了鱼塘，

嘴巴变成了小井，膝盖和手腕变成了山坡，骨骼变成了石头，头发变成了树林，眉毛变成了茅草，耳朵变成了花朵，肉变成了田坝，筋脉变成了大路，脚趾变成了各种野兽，手指变成了各种飞鸟，他身上的虱子变成了牛，跳蚤变成了马。

从此以后，天高了，地低了，天地隔得很远很远。天上有了太阳，有了月亮，有了星星，有了银河，有了彩虹，有了风，有了云，有了雷，有了闪电。地上有了山，有了河，有了田，有了井，有了路，有了树，有了草，有了花，有了兽，有了鸟，有了牛，也有了马。

世间样样都有了。大家说不出的高兴，种起庄稼来都很展劲儿，世世代代，人们忘不了力夏分天地的功劳。

祝融战共工

远古时代，世上一片荒凉，只有许多森林，人们连毛带血地吞吃着打猎得来的禽兽。

昆仑山上有一座光明宫，光明宫里住着火神，名叫祝融。祝融很慈祥，看到人们生吃禽兽，就传下火种，教给人们用火的方法。人们从光明宫里取来火种，把打来的野兽放在火上烤熟了再吃。这样不仅好吃，而且也减少了疾病，因而人们非常崇拜火神祝融。

这样一来，便触怒了水神共工。共工住在东海里，性情很暴虐。他说：“世人真可恶，水与火都是人生活需要的东西，为什么光敬火神不敬我水神呢？”他由气愤转为忌妒，最后终于和火神打了起来。

那共工率领着水族，向祝融居住的光明宫进攻，把光明宫周围长年不熄的神火弄灭了，搞得大地上一片漆黑。这一下把火神祝融惹怒了，他驾着一条火龙出来迎战，那火龙全身发光、烈焰腾空，把大地照得通明，光明宫里的神火又复燃了。

水神共工没有扑灭神火，便恼羞成怒，调来了五湖四海的大水，漫到山上，直往祝融和他骑的火龙泼去。可是，水往低处流，大水一退，神火又燃烧起来。祝融骑着那条火龙，便烈焰腾腾地直向共工扑去，长长的火舌，把共工烧得焦头烂额。共工抵挡不住，退到大海里，祝融骑着火龙直冲大海；共工慌忙又逃到天边，回头看看，祝融已追上来了，便一头撞在不周山上，只听“轰隆隆”一声巨响，不周山竟被他拦腰撞倒了。那不周山原是根顶天的柱子，上端顶着天河，山一倒，天塌了个窟窿，天河里的水“哗啦啦”流到地上，给人间造成了一场大灾害。

巨人夫妻（壮族）

远古时候，壮乡竹林间住着一位高大强壮、力大无穷的女人。她就是壮族祖婆密洛甲。

密洛甲的父母是天界来的神仙，他们落在壮乡竹林间。那时候，天下还无人烟，他们是给壮乡造人烟来的。母亲刚怀密洛甲时，腹中一天就胀大半节竹子长。怀到五个月，母腹已胀得像母牛吃饱时的肚子了，怀到八个月时，母腹已隆起得像半座小山，怀到十个月时，母亲大腹像一座小山，肚皮被胀得薄薄的发亮了，再也不能往外胀了，就生了一个巨婴。

密洛甲落地时，“哇”的一声大哭，震得竹屋要倒塌。母亲惊奇了，睁眼一看，这女婴像水牛一样粗壮。

密洛甲三早会说话，七早会走路。母亲的乳汁被她吸干了，只好让她去喝山泉水。她长到三岁时，高出母亲半个头，四肢像木柱一样粗，能和父亲一起上山游猎。她伸出一巴掌能砍断一棵大树，一天能猎到几百只飞禽走兽。

母亲见女儿已长大成人，嘱咐她说：“女儿啊，往后遇见哪位同你一样粗壮的男人，你就和他成亲，给天下造人烟……”母亲说完，把一块七色锦留给她，跟父亲腾云向天空飞去了。

密洛甲长到十三四岁，像小山一样高大。她天天进山游猎，傍晚全身挂满千百只野兽归来。她一餐要吃五十头野猪，一日三餐要吃一百五十头。她口干时，一口气能把一条山溪喝干。

一天早上，密洛甲吃完五十头野猪做早饭后，又进密密的森林游猎去了。她刚从深沟爬上山顶，忽然一阵狂风从远山呼啸刮来，树木倒断，飞沙走石。她登高远眺，见一男性巨人划着用无数根大圆木绑制的大旱船，沿着座座山峰追赶飞禽走兽。那双巨大的手，一只撑着几十丈长、几丈粗的船篙，另一只却在抓飞奔的禽兽。

密洛甲看得愣住了。那旱船底部有四只密密滚动的大木轮，发出“轰隆隆”的震响，向她冲来。那巨人整个身躯像大山峰一样魁梧雄壮，四肢像小山峰一般粗，睁圆的双眼像太阳月亮，鼻梁像一棵双人抱不住的大树，张开的嘴巴像一座宽宽的山洞。

密洛甲高声问道：“喂！你是哪方来人？叫什么名？”

那巨人见一高大的女子像一座山峰拦道，把船篙一竖，飞滚的旱船立刻停在半山腰。他发出震撼山谷的回声：“我是管山管水管人间的布洛陀。你是

从哪里冒出来的？”

密洛甲哈哈大笑道：“哦！原来是布洛陀。山水、人间应是我密洛甲管的。”声音也震得耳聋。

布洛陀恼怒了，吼道：“天地、山川、河流都是我布洛陀造的，你有什么理由来管？”

“布洛陀，你造的天不高，你造的地不平，你造的山没有高低，你造的河没有宽窄。有一天，我要重新造天地、山川。”

“密洛甲，我们比比看，你的本事强过我，天地、山川给你重新造。”

密洛甲嘴角一翘：“比就比，比什么？”

“你能挡住我飞奔的旱船，我认你为娘。”

“好！快放船！”密洛甲被激怒了。

布洛陀把篙一撑，旱船“咕隆隆”地向密洛甲扑来。密洛甲叉开双腿，伸出手掌，用食指一顶，旱船立刻停住了。接着，她用一只手把旱船高举过头，旋转三圈，才把旱船轻轻放回原处。

布洛陀并不服气，又道：“这种本事太小了，你敢再比别的吗？”

“有什么本事你快使出来。要是我输了，拜你为父。要是我俩功夫相当，密洛甲要你为夫。”

布洛陀一阵大笑，指着脚下的那些山脉说：“我巴掌一扇，能把天下的山峰赶过来，堆积成一座大山。你看！”他伸出右手掌猛力一扇，随着一阵狂风，那些大小山峰都移动着来到他们身旁。接着，他抓住一座座山，把它们叠成一座高人云端的大山峰。布洛陀叠完山峰，说：“密洛甲，看你的啦！”

密洛甲轻笑两声道：“我一巴掌把天下的飞禽走兽赶进我的衣裙里，你看！”她左手张开衣裙，右手掌一扫，猛然狂风呼啸，飞禽走兽被卷进她的衣裙里。

布洛陀看得目瞪口呆了，各有各的本领，谁都胜不了谁，两人结为夫妻。

布洛陀和密洛甲成亲的那天，百禽百兽百鱼都来给他们庆贺。竹林里的木屋热闹极了。

第二年春天，密洛甲怀胎了。怀到三个月，她肚子像大猪栏一样，怀到五个月，像座小山一般，怀到七个月，像一座大山了，还天天往外凸出。布洛陀着急了，怕妻子的肚皮爆裂，便踏着彩云到天界找密洛甲的母亲想办法。母亲给布洛陀一个仙柑，让他拿给妻子吃，还给了九张飞锦，嘱咐把所生的婴儿用飞锦裹好丢往天庭，到天界练武。

布洛陀回到妻子身旁。他剖开仙柑，见九片果肉，交给密洛甲吃。密洛甲

吃完仙柑，全身一阵痛，提前三个月分娩了。她一连生下九个男婴，一个个婴儿身高一丈，虎背熊腰。布洛陀和密洛甲好欢喜，用九张飞锦把九个孩子紧紧包住，把他们丢往天界去。天上的神仙外婆在天河边一一接住，从此，九个孩子在天宫学艺。

九兄弟在天宫练了十五载，仙师教了九样不同的功夫。老大能舞三万三千三百斤重的大刀，老二能用头打木桩，老三能刀砍三段不死，老四能剥旧皮生新皮，老五能沉水不死，老六能同时吃下三万斤米饭，老七有一双长脚能蹚海，老八能用脚拇指犁地，老九能穿山。仙师按各人的本领给他们起名叫：一先锋、二大力、三板刀、四剥皮、五沉水、六大肚、七长脚、八牛力、九穿山。

一天，仙师召来九兄弟嘱咐道：“你们来天界练了十五载，父母思念你们。如今你们去探望父母吧！你们的父母是地上的神人，武艺高强，威力无穷。你们要和他们比试，如能取胜，方能出师。”仙师拿着一张七色的飞锦，让他们坐着飞往地上。

九兄弟找到了父母居住的木屋，走到门口，见屋里一个妇女坐在织布机上，像一座山峰坐在那里。九兄弟知道是母亲密洛甲，上前跪拜，齐声道：“母亲，孩子们找你来了。”九种声音像山洪暴发，几乎冲垮木屋。

密洛甲侧头一看，见站着九位壮士，像九座山峰，难分辨谁是兄谁是弟。她离开织布机，高兴地用手掌拍着一个个的肩膀，九兄弟顿时觉得像有一座大山压在上面，浑身麻木起来，不由暗自吃惊。

密洛甲哈哈大笑：“孩子们，你们的父亲布洛陀到沟里割茅草，你们兄弟煮早饭等他吧！我还忙着织布哩。”她又坐到织布机上织布，那梭子飞来转去成了双音，九兄弟看得瞪大了眼睛。

密洛甲边织布边说：“孩子们，锅里有一百头野猪留做早饭菜，你们抬起锅盖做饭吧。”

一先锋听了抢先去抬锅盖。可是，他用尽力气那锅盖还稳稳地压在锅上。一先锋叫来二大力帮忙，还是抬不动。九兄弟一齐来，那锅盖才裂出一条小缝。这时，密洛甲笑着说：“孩子们，让我来！”她伸出拿梭子的手，用梭子头轻轻一挑，那锅盖就被抛出锅外去。九兄弟各递眼色，伸出长舌头，又惊讶又佩服。

不一会儿，九兄弟煮好饭菜了，只等父亲布洛陀回来就开饭。忽然从远处刮来一股狂风。密洛甲对九兄弟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的父亲布洛陀回来了，快抓住我的裙角，躲在我的身后。布洛陀身边卷起的狂风会把你们吹走，就不得吃早饭了。快！”九兄弟却全都跑到木屋外的草坪上去看父亲了。

九兄弟刚站稳，一阵脚步声像劈雷一样“轰隆隆”震来。脚步声越近，风

力越猛。九兄弟眼不能睁，脚站不稳，双脚浮地，想去抓密洛甲的衣襟，却已被狂风卷到天南海北去了。

布洛陀来到家门，把茅草一丢，狂风还继续卷起。密洛甲张开大嘴，一瞬间，把那些大风都吸进肚里去了。风停止了，密洛甲却失去了九个孩子，她埋怨布洛陀。布洛陀开怀大笑道：“他们还会回来的。”

一先锋比八个兄弟力气大。大风把他吹到山沟里的一棵大树下，他死死抱住大树才停下来。第二天，他苏醒过来还觉得天旋地转。他找了三百六十座山、三百六十道河，找回了八个兄弟。

九兄弟又来到父母亲家中，正碰上他们吃早饭。见他们各提着一只煮熟了的老虎咬着吃，只咬三四口，一只老虎就只剩下骨头了。他们一连吃了五十只。两只大如猪栏、盛着米饭的蒸笼立在他们身旁。他们用大簸箕当碗，大木桶当酒杯，各人吃完了蒸笼里的饭，喝了一百桶酒后，才放下筷子。九兄弟惊讶地瞪圆了眼睛。

布洛陀和密洛甲吃完饭，才看见门口站着九个孩子，便让他们上桌吃饭。布洛陀用小手指挑开九兄弟抬不动的那张锅盖，指着锅里煮得烂熟的一百只大野猪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要吃完锅里的东西。”

九兄弟互望着，谁都不敢先开口。还是六大肚有勇气，他又开双腿，一连吃了五十只。锅里只剩五十只了，八个兄弟才分着吃尽。吃完了野猪，密洛甲端来一百缸米酒，让九兄弟喝光。九兄弟谁都不敢先喝，还是六大肚喝下五十缸，剩下五十缸，让八个兄弟分着喝完。

酒足肉饱后，布洛陀宣布比武。一先锋提了那把仙师赠给的三万三千三百斤重的大刀，对布洛陀说：“父亲，谁能用这把仙刀连砍两刀，把这座大山峰砍断，谁就是胜者。”

布洛陀答：“那孩子先砍吧。”

“看刀！”一先锋挥刀向山峰砍去，一声巨响，山腰被砍进一半，他又连砍两刀，半个山峰被砍断了，“轰隆”一声倒塌下来。

一先锋得意地笑一笑，把大刀丢给布洛陀。布洛陀单手接过大刀，只用刀尖轻轻一挑，就把被一先锋砍断的半座山峰从山脚提起放回原处。然后仍用单手挥刀，向厚万丈的山腰底层砍去，一声不响，整座山峰被砍断了，立在刀刃上。在半空停片刻，布洛陀又收一刀，那大山峰又不差不离地耸立在地上。

九兄弟吓呆了，一先锋“扑通”一声跪拜父亲膝下，认输了。

二大力要和母亲比试。他用硬头猛向身旁立着的十条木桩打去，十条木桩立刻深深地陷入土里，只露出一巴掌高的木顶。密洛甲一撸衣袖，两只手指轻

轻一夹，把十条木桩都拉出地面。然后，用小手指把木桩一个个打进土里，一点儿都不露顶。二大力服输给母亲。

轮到三板刀和布洛陀比三刀了。他端来一把能砍断头发的利刀交给布洛陀，道：“父亲，你把我身上砍断三截，我不死，就算你输。”布洛陀接过刀，往三板刀身上连砍两刀，就被砍成三截，一霎时又粘连在一起。

“父亲，你输了吧？”

布洛陀笑着道：“三板刀，你把我全身剁成肉酱，我还能站起来和你说话。”

三板刀不敢和父亲再比了。原来，三板刀身上再多砍一刀他就会死去。

四剥皮对密洛甲说：“母亲，我有剥皮的本事，你把我身上的皮剥出千层，我会马上生出新皮，你能吗？”

密洛甲笑答：“四孩儿，你把母亲煮熟再剥皮，你剥出万层都剥不完呢。”

四剥皮只好服输了。

五沉水见四个哥哥都输给父母亲，有点不服气。他对布洛陀说：“你敢和我比沉水吗？你用大石头绑在我身上丢进海里，我不沉水，就是我胜。”布洛陀伸手抓来一块方圆几十丈的大石头，绑在五沉水身上，把他丢进海里。五沉水浮出水面，以为取胜了，想跳到岸上来。谁知，布洛陀口吐一股巨风将五沉水吹进深水处，波浪滚滚，使五沉水无法露出水面。布洛陀吸回了风，五沉水才脸色灰白地露出水面来，他也认输了。

六大肚要和母亲比肚量大，说：“母亲，谁能一次把十个蒸笼里的米饭、五十缸米酒、五十只老虎、五十只野猪吃完，就算他的肚最大，就是胜者。”

“那孩儿你先吃吧！”密洛甲端来了酒、肉、饭。六大肚叉开双腿，一口气把打赌的东西全部吃尽。八兄弟得意地笑了。哪料，密洛甲一吸气卷起一股旋风把六大肚吸进她肚里。六大肚在密洛甲肚里喊娘，求她快把他吐出来。密洛甲一蹲地，六大肚被屙了出来。六大肚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七长脚对布洛陀说：“父亲，你把我丢进海里，要是海水能过我肚脐就算我输。”布洛陀把七长脚丢进海里深处，果然那海水只到七长脚的膝下，他哈哈大笑起来。哪知布洛陀往河里撒尿，忽然像山洪暴发一样，水涨千丈高，一直涨升到天底，把青山和树木都淹没了。七长脚的长脚伸尽了，大水淹过他的肚脐，渐渐升到腰部。布洛陀的尿还未撒完，七长脚叫喊连天认输了。

八牛力要和母亲比，他压住万斤重的犁头，叫密洛甲拉犁。密洛甲找了山藤，一头绑着犁头尖，一头系着小手指，轻轻一拉，那犁头便飞出几十丈外，挂在半山腰上。八牛力摔了个仰面朝天。

最后九穿山和布洛陀比 九穿山说：“我会穿山。”

“那你就穿吧 从炭炉里穿去。”

九穿山从烧得红红的山腰炭炉里火箭般似的穿进山峰里，半袋烟工夫，从山峰另一端穿出来，落在布洛陀、密洛甲和八个哥哥的面前。

“父亲，你敢比穿山的本领吗？”九穿山问布洛陀。

布洛陀还未学得穿山的本领，但在孩子面前他不服输，一头往大山峰的底层穿去，一声巨响，布洛陀穿进了山峰体里。可是，他再也穿不回来了，被压在山峰底下了。

九穿山得胜了，和八个哥哥上天界告诉仙师去了。

九兄弟走后，密洛甲急中生智，三天三夜不停地撒尿，形成一场特大的洪水，把整座大山峰淹没了，山峰的岩石、硬土全被融化成混浊的泥浆。洪水退后，密洛甲用双手抓捏着泥浆，翻着泥水寻找她的布洛陀。她捏呀，翻呀，她捏了一年又一年，翻遍了整个地上的泥浆。等到太阳出来时，这些被捏的泥团都变硬了，形成了如今地上高低不一的无数山峰，一座连着一座。积水的地方，形成了如今地上大小不一的无数道河流。

密洛甲重新造了山川、河流，可是，她永远没有找到布洛陀……

拱恩踩世界（水族）

很古很古的时候，天地粘连成黑咕隆咚一片。天仙牙娲出来把天地分开之后，大地上光秃秃像个鸡蛋，没有江河湖海，也没有山坡和树木，人类和千种万物都不能生长。这下子，天仙班子中，有一个身材最魁梧的仙人拱恩，决心来拓开凡间。

这天，拱恩驾着一朵祥云，在天空上飞去飞来，把整个凡间看得仔仔细细，心中有了个开拓的打算。不一会儿，拱恩下到大地上，虽说来开拓凡间，可是手里不拿锄头，也不带钉耙和撬棍，只拄着一根拐杖。拱恩是位了不起的仙人，身材高大得无法形容，单说他的脚杆有多粗，脚板有多大，谁也没量过，只晓得他抓痒掉下的一根毫毛就比一座山粗，他抬腿跨一步就有一百多里。

拱恩来到南边，看了看，认为是开成湖海的好地方。于是就撑起那巨大脚掌，来回地踩踏。刚开辟的大地，哪里禁得住他那股蛮劲踩踏，地皮就慢慢地陷下去成了大大的坑凶，这就是后来的海洋。因为拱恩用的劲儿大，满头汗水滴答，淌到坑凶里的汗水把海水都弄咸了。

早饭时分，拱恩走上来，靠着海洋四周又来回地踩踏。他的脚掌又厚又大，